

宋编修院设置时间考

蔡崇榜

宋代官府修史，曾设编修院作为专门的修撰机构。关于编修院始置于何时，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，已故史学史专家金毓黻先生认为：“宋初置编修院隶门下省，专掌国史实录，并修日历。”并谓这一制度“自宋初开国迄元丰，约百余年，为时颇久”（《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》，载《说文月刊》第3卷第8期，1942年9月出版）。说编修院置于宋初，这是不确切的，其理由和证据有如下述。

按宋初以昭文馆、史馆、集贤院为三馆，史馆之于修史，惟掌日历，“皆修撰、直馆分季修撰，其后止修撰官及判馆撰次焉”（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18之78）。至于国史、实录，则别置史院修撰，如太宗雍熙四年（987）从胡旦之请命修太祖以来《国史》，即诏“以史馆西廊置修史院”（《玉海》卷46）。真宗咸平初，昭宣使王延德上《太宗南宫事迹》三卷，当时正修《太宗实录》，遂“命送实录院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43，下简称《长编》）。盖修国史、实录，涉及朝廷机密，史馆人事嘈杂，为避众人所见，故各置局他所。如修《太宗实录》在诸王赐食厅，修《真宗实录》在元符观（《春明退朝录》卷中）。这时史院系为修撰国史、实录所特设，不关乎修日历之事，且属临时性机构，“史毕即停”（《文献通考》卷51《职官考》），相当于史馆之著作局。至于编修院，《宋史》卷164《职官志》记载：

旧于门下省置编修院，专掌国史、实录，修纂日历。

……（元丰）四年十一月，废编修院归史馆。

由此可见，编修院不仅与史院属性不同，而且在隶属关系、职掌

范围等方面也迥然有别。

关于编修院的设置时间，在宋敏求的《春明退朝录》中已经透露了信息，其卷中记载：

祥符中修《册府元龟》，王文穆（钦若）为枢密使领其事，乃就宣徽南院使厅，以便其事。自后遂修《国史》、《会要》，名曰编修院。史馆领日历局，置修撰二员，宰相为监修。自置编修院，以修撰一人主之，而日历等书，皆析归编修院。

按《册府元龟》成书于真宗大中祥符六年（1013）。引文“国史”指《真宗国史》，其诏修在仁宗天圣五年（1027），成书之际，加入太祖、太宗两朝已成之史，称《三朝国史》，于天圣八年（1030）六月奏进。关于这次修史，《玉海》卷46载：“初于宣徽院编纂，后移中书。”《长编》卷110又载：“天圣九年五月乙亥，徙修史院于宣徽院。初寓中书第一厅，及史成，续纂《会要》，故徙之。”二书所记表明，修史院自中书第一厅迁回宣徽院的时间，上距《三朝国史》成书已近一年。再考诸宋代文献，知当时既不再修国史，亦非有命编纂实录，而史院不撤，则与过去作为临时性机构，史毕即停的情况已经不同。要言之，这里的史院即宋敏求所言之编修院。又《玉海》卷168记云：“天圣九年五月乙亥，徙修史院于宣徽北院之东。初修真宗史，寓中书第一厅，及史成，续纂会要，故徙之（谓之编修院）。”王氏在此条之下自注“谓之编修院”，与宋敏求的记载完全吻合，是编修院始置于仁宗天圣中可以确认无疑。

在天圣年号之前的乾兴中，日历则仍属史馆典领，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18之79载：“乾兴元年（1022）五月，诏史馆见修先朝日历，委判馆以下疾速修撰。”既置编修院，而日历的修撰不再由史馆掌领，而由编修院修撰。如：“庆历八年九月，编修院言：‘本所见有积年未修日历，只是宋祁一员修纂，李淑近除

史馆修撰，合依旧例分修’”（《宋会要辑稿·运历》1之15）。由此亦可见仁宗天圣前还未置编修院。

综上所述，编修院的设置，应自天圣（1023—1031）至元丰四年（1081），存在五十余年，而非自宋初迄元丰历时百余年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大学历史系

《历代妇女著作考》订补十二则

李 豫

我在撰写《清代山西女诗人考》一文时，发现《历代妇女著作考》（胡文楷编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新1版增订本，以下简称“妇考”）著录中有失误及不足之处，撰稿订补如下。

《妇考》271页：“归西诗稿，（清）任可憎撰，山西通志著录（未见）。可憎，山西洪洞人，景世英妻。”按：《〈民国〉洪洞县志》卷十四·才女云：“任可憎，母家山东东昌府人，邑岁贡生景世英继妻。”

《妇考》268页：“庄镜集，（清）田庄仪撰，山西通志著录（未见），庄仪字礼常，山西介休人，常三立妻。”按：是集现存山西省图书馆古籍部，凡一册，集名曰“庄镜”，雍正年间刊本。卷首有“雍正丁未（1727）桂月丙午科经元同学弟梁靖”序，次为《庄镜》集目录，收诗百余首，次为田庄仪丈夫“介休绵上积善堂常三立”之“庄镜引”文，叙田庄仪生平颇详，后附悼田庄仪《哭花》、《葬月》、《奠鸟》、《悲风》四诗首，